說郛目録

弓第十三

演繁露 程大昌
學齋呫嗶 史繩祖
李氏刊誤 李燾
孔氏雜說 孔平仲

清稗露

宋程大昌

邸閣

邸爲閣貯糧也通典滯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所俗名爲倉也

書

五祀有中霤左氏三進及霤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霤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

箠遠曰

旬之外曰爲遠曰

金鑑

攸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坫

論語反坫邢者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置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

坫爲屏者況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

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卽用一印無煩改作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它頗反躡游媚富貴注躡跟爲跕掛指爲躡跕謂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爲屣其三面稍隆起惟當脚跟處正低卽師古所指也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綴得㆓累金之物嚮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臘鼓

臘日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擊之晝夜不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至來年正月半乃止

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世說禰衡作漁陽摻撾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錦纏頭

唐書代宗詔許大臣燕郭子儀于其第魚朝恩出錦

三十疋爲纏頭之費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爲詞

唐人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今俗所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前爲墨邊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

進士試徹夜

五代會要二十一曰清泰二年禮部奏本長興二年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試維文前後入首經宿就試唐試連夜以燭三條爲限白樂天集曰試許燒水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至此因禮部奏乃始達旦也

謎

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卽伍舉東方朔謂之爲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玉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卽後世之謎也鮑之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

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卽五八也凡謎皆倣此

按字

醫有按摩法按者以手担捺病處也摩者捜搓之也字當從手則其書當爲按矣玉篇手部無按字廣韻有按字却從才別出案字從木注曰几屬也

艐鞬

董卓傳六十二卓脅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劓

吳志傳成帝荅許皇后詔曰皇帝有所疑便不便劓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耳謂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毚飥

言餛飥是中渾氏屯氏爲之案方言餅謂之餛或謂之餫音渾則其來久矣非出

碁道

今碁方十九道合枰爲碁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尊注韋昭博奕論枯碁三百引郘鄭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

鎗

御覽鎗門笑林云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誤出夫脚

白接䍦

賈逵酒譜白接䍦巾也

明皇孝經

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字八分書之立于學以層樓覆之

殺青

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謂汗簡刮去青皮耳

尋常

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銅作兵

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布以作兵器注言以銅爲兵按此則漢猶以銅爲兵也

球

玉磬也

箏

鼓弦竹身樂也按今箏未有以竹爲之者

葉子

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御史亦稱府

顏交戟

交戟之內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飾金戟以遮呵出入也

祏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若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爲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注曰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下室中故號巖郎

和香

漢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香氣馥郁即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冬天始用沉香古未用此也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謂之阹柘今官府前叉子是也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

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即護也近說引相如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四校之外也不專以護衛爲義也

盌盂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也碧盌亦大

古有此名而俗徒用之耳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唐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

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簑衣之類也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又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絲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栢身栝木則栢葉松身按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爲絲杉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署以七爲數

諸家多言著以七爲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著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總以及數變皆無以七爲祖者獨有七爲少陽固在四策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爲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爲陽變之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總攝它數也顧獨於木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著數之祖何所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乃上

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風又借便故以爲賢臣遇主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鮧鮠鮧鮠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作鮠

湘素雜記

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注釋宋子京刋麥詩以四月而曰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

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

宿州虹縣

虹縣今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爲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即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爲賦梅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初敎也

渾姓

劉禹錫集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東堂柱

晉郭璞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謙丹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魏制也在周爲小寢也

合章梅粧

壽陽公主在合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撫倣之以爲粧樣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合章

西曰歛音皆洛陽客聲名也名起後漢

太守黃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黃遂名黃堂

七牢百牢

億十五年秦政館晉侯饗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爲一牢矣晉侯貪百牢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謂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爲句唐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欸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爲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今人以歌曲爲長短句者本張華所陳也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乃命次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臧爲半鳴而尤更悲矣故角者本以應節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

即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皷次

後魏末熙中諸州鎮各給皷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其等以赤青黑色爲次中州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侯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充及

文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者此其始也

六纛

御覽三百三十九曰載記六口大將中營建曲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總軍衆按此卽凡今詞人語建節者云植六纛皆本此也

放牛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

㸲鼈爲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㸲鼈其俗謂㸲鼈爲突厥因以爲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今人用瀛海無波皆本此

方寸

徐庶母爲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爲心似始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繪

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繪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韌也按此卽厚帛乃始名繪其著色深也

端疋

左氏昭六年豐賈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爲

一端一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

水土斤兩重輕

世傳水之好者比它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嶲州漏水有秤爲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然則不獨水有輕重土亦然也

馬後樂

今郡守馬後樂卽古鼓吹也古今樂録曰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劉熙釋名曰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班超爲將兵長史故假鼓吹幢麾也其謂假者超未爲大將止爲長史故許借大將鼓吹幢麾而用之也

絹一疋

唐食貨志曰開元八年頒租庸調于天下濶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

麪一斗

天寶元載救麪今後以三斤四兩爲斗

大斗大尺

開元九年救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

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
皆秬黍爲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
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斗更增三
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洪州石爲城

龍圖張存守洪州象石爲城明年大水港及城半賴
石爲捍城以堅全石城至今尚存

頌繫

通典刑法門百六十二景帝詔頌禁注頌讀曰容容

不桎梏

蘇塗

通典 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
蘇塗有似浮塗按浮塗即浮圖浮圖即塔也

養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萬言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
而養不吠之犬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
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
無復吠犬詔除名

立乘車

古者乘車皆立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按式武王式箕子閭蓋如此其式祇惟安車乃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曰安車坐乘車是也

物產有無

汶南無鵝鶴江南無狐兔無馬虎廬山人見騶以爲山精潯州人見蠍以爲主簿蟲

倍蓰

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罰倍蓰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鍰也

清河

晉太康四年桓溫自姑熟伐燕引舟師自濟水入河據此即晉時未有隋渠故自清水入河

勿勿

古旗有名勿勿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爲匆匆匆匆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遺興曰浮生長勿勿兒小且鳴

鳴

納粟拜爵

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卽晁錯之所祖效非錯創意也

罷太守銅魚

唐制太守交事皆合銅魚爲信周世宗顯德六年以除州自有制書罷銅魚不用

三關

世宗由滄州北征水而行先降益津關次瓦橋關次瀛州以益津關爲雄州瓦橋關爲霸州

上宮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螢囊

沈存中滿夜録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炱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巳巧矣然猶

煬帝已嘗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義蓋其具體而微者耳

厨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餙厨傳以稱暴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爲餙厨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爲餙傳也今人合厨傳爲一槩謂豐饌爲厨傳非也

十金

薛宣曰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康衡坐多取封二四

百頃監臨盜所守十金以上免爲庶人按漢以一斤爲一金十金之重者言其臧直滿十金也

白蓮花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有白蓮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窓小舫信風廻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殷勤萬里來又種白蓮詩曰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懶開萬里携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山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躡
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
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華陽

後漢傳贊注梁州北拒華山之陽南距黑水故常璩
叙蜀事謂之華陽國志也

魚筍

唐書王君郭傳君郭無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
置逆刺見譏繪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繪去乃

主不辨也按魚具而内有逆刺此吾鄉名爲倒鬚者
也

方書

通典御史門曰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
板也謂事在板上也周禮以方書之書於板也

竹簽

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苒苒竹簽欹危機師趾

半池

白樂天集五十三池上竹下作云穿籬遠舍碧透迤

十畝閑居半是池

繫馬

威公城楚丘以封衛其斎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千駟弗取也

都盧緣

唐人以緣橦者爲都盧緣按國語胥臣對晉文公曰侏儒扶盧韋氏謂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

上中下褚衣

南粤王傳陸賈往賜尉佗上中下褚衣師古音云綿裝衣以綿多少分三品

閱閱

史記古人之功有三以德以言以功明其等曰閱積百閱

衣錦夜行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爲槐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按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

祭戟當斧鉞

漢雜事實固征騎都尉秦彭擅刺軍司馬固奏劾之公府掾郭躬曰漢制假祭戟以當斧鉞彭得斬人

朱衣非舊制

王儉爲司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言宜復舊制時不許

扁舟五湖

隗囂傳方望以書辭囂曰范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五湖

五稷

禹方氏并州宜五穀鄭元曰黍稷麥菽麻菽后稷兼之皆取此以其該五種名之也

丹圖

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漢高紀鐵券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

象刑

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

司圖掌收敎圖民有弗從冠履倒置
互相袭冠履蓋墨家之徒
加翼
左傳哀公下民事西曰秦師余翼而反之
余翼之恩不此
惡扁
說文窓所以見日也从穴悤聲
日窗在牆曰牖
漢武故事王堂去地二丈基階皆用玉
白川衣繡
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爲兗州太守以二千石道經
里白日衣繡榮美如此
地圖一寸折百里
元元十一年賈耽
圖廣三丈率以一寸折百

里

羽檄

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

羲和

山海經海外有女名羲和浴日於甘泉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多言百丈地

郵扇

詔王郵扇不得雉尾

蝡魚

蝡魚四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

金馬碧雞祠

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爲金馬者云漢武使王褒祠三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眞也

鳳棲梨

陝州有梨樹正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

黃號鳳棲梨

碧落觀

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諶爲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

犀車

韓子國有法術賞罰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

神道碑

裴子野棻湘東王爲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壙于羨道道側誌自此始

墓石

南史宋張永開冢內得銅威斗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石室

黃瓊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外命史官簿上災異注云石室藏書之府

三尺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鐵券

形以半破小木氈子曲處着肚上有四孔穿絹處其
文於面鐫陷金
八投
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
博奕經以八箇投之
齊斧
易喪其齊斧應劭曰齊利也
銅柱
楚王馬希範既破群蠻曰以爲伏波之後以銅五千
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
古貝
唐環王傳出古貝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
曰氎按今吉貝亦緝花爲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
名耶抑兩物也
賴
莊周天地人皆言籟說文曰三孔簫也大者謂之籟
中者謂之籟小者謂之筊
夷玉

說文珣玕琪皆醫無閭玉周書所謂東玉也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束帛文端正

玉壺清話胡旦云古義束修謂脯十挺即爲一束束帛則卷爲二端五疋表王者屈折隱諭之道

宰木拱

秦襄鄭百里奚與蹇叔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對抱者以兩大指圍合之也與拱把之桐梓同也

拱

公羊僖二年晉謀伐郭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又文六年晉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盾北

華甲

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爛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也

紫荷

通典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

劒紫荷執笏

山玄玉水蒼玉

通典周制也天子白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

繡衣使所始

史記武帝時盜群起遣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

五王桃李

狄梁公既立中宗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自州縣拔居顯名外以爲五公爲一代之盛桃李也

帖職

劉禹錫集九荊門縣記云禹錫方以卽位帖職于訃

臺予所見帖職字此爲先然未知帖是否

燋

韓文衛造微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侫奇藥燋

鑑

趙與旹泰黃金百鑑注二十兩爲一鑑

一金

公孫開使人操十金十於市注二十兩爲一金

皷角

晉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皷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在室儀後

珧

字書珧蜃甲可飾物則江瑶之用瑶誤矣爾雅釋弓曰弓有緣者爲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則江珧不當爲瑶明矣

銅葉盞

東坡後集二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校

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甌色並白但其制
樣似銅葉湯甌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金卸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卸器楊雄蜀都賦曰雕
鐫卸器百伎千工

八續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釀八續

馬乳蒲萄

唐平高昌得馬乳蒲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爲臺事見搜言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爲察嘗疑理不相附因
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
曰廉字本作覘其音同及乃知廉之爲察本覘字也有
覘伺之義

茅三間

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眞傳贊

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平白地腸斷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爲平白地爲伊腸斷也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虎賁

沈約宋志虎賁舊訓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通不必取孟賁爲義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法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

麒麟

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纂詩有麒說文云青驪文如傳慕也類篇有麟引爾雅爲說曰青麒麟

驅馬之斑文也是古雖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虞獸尼毛者皆生於虞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品配麟龍而加馬其旁矣故唐虞遂以祥麟院爲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爲事正以麒麟爲麒麟矣

天鹿辟邪

烏戈有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黑色者或爲大鹿而角者或爲辟邪西域傳

疊

酉陽雜俎劉錄事食鱠致疊今俗書楪字誤以其可疊故名爲疊也然牒字乃疊札爲之則以疊爲楪亦有理也

疇人

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算人也從算曆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爲徑

玉衣

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

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

沓拖

東坡頗有沓拖風味李白大鵬賦連軒沓拖揮霍翕忽

皂衣

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故張敞曰備皂衣議論

世尊潘溪木無盡子元錄白公之意不然也說文屐水出琅琊靈門盡山東北入海從木舌則舌非船之所名也

宋 史繩祖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

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矣

經言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須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譌球玉爲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爲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爲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牡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爲櫛長一尺爲簪珥則直以魚須爲象耳尤可笑也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

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
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
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威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音血滅
忙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
滅字者矣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是也東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盬
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熟黃
朱果爛枝綠果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
不可他用也

傳注奇語

羣書注疏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
氏月令注引農書曰上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

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辜人注又漢歎瓚槃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于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五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顏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再出

師古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士書之語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楊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俜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繞終於冬復生於春繞盡於剝旋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亦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亦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曰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堀然如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哉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賺如白居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益為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

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陋新臺之惡而白業
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
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沒壽
邸一段蓋得孔子答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爲尊者諱
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
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
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予曰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
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
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爲眞致其知矣何以
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
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爲得氣之本
而歲寒凋矣是也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
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

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宣聖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
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
家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
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
其下者乎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矩
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
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
也曹鄶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
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黃又
嘗謂坡公文好罵譙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逮古人信斯證也

漢鴟雀辨

漢黃霸傳鴞雀集丞相府鴞字音芬非音鳳也今人
俱以鳳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貴所著

之鵰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鵰雀音芬本從鳥字
通用鴻似鳳也若夫鵰雀之鵰青色好鬬不止俗謂
之鵰鶚音曷與此鵰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
舛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玉曰嵇康之誅於
晉文帝孰魏柄之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于魏世
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亡向道穆曰論今
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
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載
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
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
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
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
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爲事始

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專指也此固可矣矣又舍中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其秋偏閏之朝見識何汙下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蔆蔆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刋本之誤因而後生未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畧舉其一端如焉大年永卿著懶眞子錄辨王逸注楚詞以芰爲蔆秦人曰薜荔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

卿謂爾雅薜荔莪光注云莪明也或云蔆也關西謂之薜荔字音音又云蔆厥攜注今水中芰此皆馬所記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薜荔莪光注莪明也郎今決明也或曰蔆也字從艹非從冫及至蔆蕨攜然後從凌注水中芰也則是蔆與蔆其爲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蔆曰薜荔而爲水中之蔆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蔆字交證且誤以莪光莪明爲莪光莪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
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襄廷試第一俄召對
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
因循其制凝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
爲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
拋黃紬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鈐閣却著
青袍侍玉除無奈僕嫌三歲女連朝啼哭覓銀魚上
尤喜其對之恭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

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如蘇人蘇字
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得看李太
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
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噱者曰太白謂美酒耳
恐杜老不揮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
近理也

二月無絲

喜晴中衛閭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

閒節所存忠於此時蠻事方盛葢月令蠻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蠻戚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關風發月條桑亦指三月三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耳其日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山谷云班氏以閼敦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史作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川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莵欲晴去得順風未

者怨此乃剽掠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箕將在風泠者之吉涉者之凶同莵于野其時在蠻惟種之利乃穋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葢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如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宋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益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耳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公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効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僥心君子已耻之其後楊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勸尤唐人作玉牒眞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爲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書有鵬鷃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矣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莊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大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爲贊敘

國朝宋祁著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二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掠人之善易若班

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如搏蝮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已出宋公用其體尤爲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蓋有光於信史矣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縮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上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間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喻而體物矣余亦嘗賦巖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高許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爲弗可移賦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勳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又韓渥金鑾密記曰崔胎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渥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爲胎範朕不拒渥不可制朕亦不拒其加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憶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嚮請假栲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荆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東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爲證不知劉向説苑已載越使諸

發執一枝梅遺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
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曰隨天左旋
余歸作補亾月乘篇辯曰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橫渠
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爲證
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
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音股字作殷云旋也曰隨天
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
尤爲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誤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
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
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
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
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爲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遂以
爲逸書失尤甚矣至如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
言今見於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

杜乃注爲逸姝可訝焉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舜七始詠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詠三

文尚書却只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傳會反不若斑氏所載七始詠義訓晉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引斑氏所載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以爲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尚存此詠施之祠樂予謂七始詠三字甚新可加以舜字作詞題贊頌之屬如徐子儀試宏詞箴舜五樂頌亦是引斑志舜修五禮五樂注謂書云五玉玉字當爲樂蓋已有五瑞即玉也且注列五樂之目於下即

此類也因併記之

三陳九卦

易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焉解獨說
九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德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
只講得初陳之事於再於三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
履德之基至巽德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
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
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
德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深味之

方見切於人事之要也

曆日宇所始

堯典雖曰曆象日月星辰然未嘗連文說曆日字後
世方言曆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
新曆日雖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
馮相氏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
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
直某也又引孝經說曰故勑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
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則今之曆

法已詳備於漢時然是漢世已謂之曆日矣寶祐元
年改曆名會天深得曆日經注本旨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先師鶴山在遂寧漕廨作極堂碑時攝憲書詳刑字
余後繼忝漕節重新極堂仍立鶴山之碑一時僚屬
咸疑詳刑字以爲尚書呂刑篇告爾祥刑監于茲祥
刑只作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爲詳
刑大夫固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爲無所本也當時顏
師古輩蓋意經字故於傳注咸通焉蓋呂刑篇中有
而祥刑只作祥字注謂告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
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
方攷今古文尚書呂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即無
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注亦可通用也

辨餕餘不祭

禮記云餕餘不祭又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各
爲一義而本注乃於餕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
之餘曰餕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又不祭子
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

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而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嘗釐正之以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弗不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餕夫之餘子可餕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餕餘而祭之爲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之俗儒薄夫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者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被輿地圖而不如前漢淮南王安傳已有按其地圖之語第蘇林注曰輿猶盡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爲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古粧鏡銘

夙州遁迹山有　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忠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匣而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窻繡幌俱涵影中

方取鏡而開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
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
不見於女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
一云

夷齊泰伯封謚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爲潔惠侯元符三
年七月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吳泰伯爲
至德侯東方朔爲智辨侯並行詔見於國朝大詔
中而諸史往往不盡書載也

改室人爲安人

政和初定令婦人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爲安人亦
見於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東箱字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干寢之東西室
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
廂西廂皆非是

辨灰酒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加杜子美

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爲證余又嘗其不然益龜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盞瀝滴在灰中而香仿似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菟卜

今之菟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兆光注云兆光龜兆之象似菟原之豐鎛用名之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漏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意故教閏通爲十三箇月也不知莭氣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曆自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輪削墨之類而無硯字
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
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
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瓦
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
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
燭隅坐執燭燭不至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宮詞
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　燈之類然上
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偏之　九經中

字周禮所謂麷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唊麪及
鯇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荼苦即是也見於爾雅
謂之煙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
無豉字至宋王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
貨殖傳鹽豉千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
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
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爲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

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
爲用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
訓三者竝見最爲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
曰置之空墟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
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
政者輕政法不遵也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以
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可
之注而不見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
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
又考大戴記及家語竝無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騷雅只止字同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益當時語助晦巷辨證已摘
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
詩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嘗推其元則帝典命皐陶曰蠻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畧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近有鼎科一士自鄂渚來說本州催糴甚急自忿而笞笞而杖杖而徒竝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今也五刑反以督糴而虐民耶馮宰曰此論偉矣

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教之不明未嘗問也余極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錯繆也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姜桂交荊管奇孤廿拙汲古緼佬覬敢揭鉤今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國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賽喫姑固　猶加問閣又有郊居江干堅閣扃一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喫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

爲公出意以文爲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葡藤洞庭頭引葉樣盈捶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窓陰煙壓幽屋濛窓夢宴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句傑筍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爲戲耳若直指爲坡則寡見可笑矣

李氏刊誤

唐 李涪

二都不並建

予少讀歷代史每考沿習自夏殷迄于周齊未聞兩都並置東西牙處者夫殷之五遷蓋建國不安之爲也竟都于亳底綏四方武王克殷爲周成王卜洛幽于爲大戎所敗平王東遷自是不復都豐鎬矣更于秦漢晉魏但處一都隋以奄宅區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遂創兩都爲巡幸不常用都爲憩息之所洎乎

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是時武后殺蕭妃寵出宮室不安竟因登封遂成都洛武氏革唐爲周乃立武氏宗先廟於東都神龍初中宗反正遷巢先於西京乃以其地爲太廟欲使四海之知我唐復有宗廟矣爾後中宗還京復饗太廟時朝廷多事不暇議去東都權廟但闕而勿饗玄宗巡狩駐蹕復饗洛廟是時君臣安於清泰曾不論及宗廟定制遂使後人皆曰兩都不疑矣以出征則載遷廟之主亦有所稟既言載主則郡國豈宜復有廟主耶今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則是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以是而言斁然不移以朝舊國不亦宜乎昔隋時有上言者一帝二都實非舊典遂改爲京始創之日已有議者是顯二都之設可謂不經高祖武德七年正月改東都爲洛州是知稽古之帝必考是非置郡罷都垂法後世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陛下頃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歸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後則襲其雕麗每奉德音

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昔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推中土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內也太宗遂止玄素奧學達識爲魏文貞推重請罷修建是也兩都置宗廟不殊侍御史顏標上議東都宗廟天寶建中兩度賊陷東都神主散失之外臣據見在十一主並已瘞于兩陛之間向來遲疑未去東都之號者蓋以舊廟存焉則顏標所引原廟述漢失禮理亦至矣旋爲巨寇焚爇廟室悉成煨燼況

城闕崩壞宮室丘墟廢之有時埶于至理今請制爲一藩鎮以汝洛節度爲名選帥實兵以遏東夏

春秋仲月巡陵不合擊樹

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榛朽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常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壅蔽且慮火災也以二公之任隆位高慶力展儀以昭敬也率衆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闕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又何甚

也

禮儀使

九卿太常專掌禮樂累代沿習不更其名又秦官氏主國之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寺有少卿博士禮部有郎中員外慎選儒學達于典禮者足以咨訪大國儀範豈有闕文而代宗皇帝用顏眞卿爲禮儀使眞卿博通典式曷不授太常卿禮部尚書而使掌國禮奈何畏營田租庸者乎前使所無何禮儀以使爲名則何異我唐有之必爲後世之譏宜亟去其名也

開府儀同三司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此三公皇唐用開府爲散階令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眞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爲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垂舛爲愧哉若以疇賞勳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

宰相不合受節察防禦團練等使棗鞬拜禮

令代節度使帶平章者凡經藩鎮節察使必具索鞬
迎于道左未知禮出何代前史國典並無其文且閫
初州郡皆以都督敕使理之至景雲二年賀拔延嗣
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景雲
以後六典會要並無節度使觀察使戎服迎拜使相
之禮若宜有之則節度使降麻防禦使制下之日便
合具軍容詣中書謝在城既無此禮外府何爲行
之宰相位雖崇重猶與九品抗禮今則俱是將相豈
可偕受戎容子常仰而思之乃悟其事必因元帥都

統有是儀何者天實
建中叛臣旣陷兩京
通汇朔此除徵集師旅又假
高盛震者都統而制之哥舒翰郭子儀繼爲元帥都
統時諸道節使會兵討叛者必以軍禮導之而淮朔
亦不以是爲讓欲使軍中票大將軍之命也爾後元
和十一年裴度提相印充淮西節使兼淮西宣慰使
會諸鎮師旅十餘萬衆指揮節制憲宗悉委於度及
平蔡州屯兵鞠場以待度馬首具
平蔡州入
索鞬度將避之憩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久矣憩令

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吏民瞻覩儆畏生焉如此可不勞理矣度然之蔡邦遂清蔡人遂寧懇以度兼宣慰處置使宰相專征不異都統之重故具戎服以申拜敬且以禮示蔡民也爾後爲藩鎮兼平章事者不謂我非元帥都統唯以宰相合當節度防禦等使橐鞬拜禮舛誤相承所宜改正

副大使

國朝大邦土有以親王或宰相遙領者則副大使知節度事始於貞觀八年以蜀王恪遙領益州都督開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如故親王宰相遙領自此始也自後率用爲常本以大使在京則一軍之權以副大使主之今正授節度使且無遙領之名亦曰副大使知節度使藩方之選任莫重焉宜正其名以示楷則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鍔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北

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立其號曰都都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俳優各恃恩寵願爲都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謹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爲辱曷不曰諸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子亦爲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儐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曷再拜拜廳乎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蓋京城官署皆在大內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儐者不達乃曰拜廳乎當爲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乎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值儐者曰面西再拜乞成上事之禮既事乎以

其有知奬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嘗爲功曹吏時李相國珏爲河南尹命功曹叅軍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敢廢闕子喜小吏好善將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壓角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紛事舍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於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曾參不列四科

今人之論皆以孝者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次愚謂不然夫德行之特者莫大孝焉是以夫子門人推重顏回及乎講則曾參侍坐是知聖人之旨二子莫有後先曾子不列四科者尤述聖人一時列坐門人弟子耳豈是舍曾取之

大孝重宰我之言語蓋不在其席故不盡舉此如太
宗文皇帝使王珪品藻李靖魏徵戴胄温彦博房玄
齡時則有若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楊師道劉洎李大
亮褚遂良才識豈在温戴之下乎偶不在列故不編
稱將釋衆疑方今以喻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
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築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
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築牛人當中示其農
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築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
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
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
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侍中僕射官號

宓羲氏以龍名官神農氏以火黄帝以雲少昊氏以
鳥自顓頊已降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爲官高作司
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春夏秋冬
配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爲

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急於惠民者也後代不究深古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爲不可泰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御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射音夜尤在秦寡其義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在宮門則曰宮門僕射在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宮監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景宗其官號曰控鶴監監向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占丞相之名也以是而言皆因權倖漸竊相權宜暫虛其位兼置中書而不用

遵周故事以司徒司空爲正宰相或無勳德元臣則我唐分職設官必先舊典荀踵斯弊曷範將來今請

士大夫立私廟不合泰請

禮嫡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
元十二年勅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三
廟嫡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連
於家家主之喪則殯于西階之上鄉人饗孔子朝服
立于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
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
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
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矣有論奏廟貌
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蓋以
將伸烈戰先白有司既展哀榮宜遵典故原其
廟不在其家那於坊選卄地乃爲府縣申奏或有官
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白聞奏相習既久致
立廟須至聞奏

九寺皆爲棘卿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
天子懷來四　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
卿之任也近代唯大理得言棘卿下寺則否九卿皆
樹棘木大理則於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
於棘木之下

京尹不合避御史

京尹皇都專理任莫重焉且以刑法財賦統而兼制御史之職糺繆繩愆本爲避嫌不可私謁三司慎守遂絕經過今代京尹逢御史於路必避馬而敬之名分既乖曷爲取則且秩五品不避御史比肩事主於理誠然則京尹委用之權豈輕於郎官國子博士者乎漢桓典傳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行者且止尚能記之豈漢制京尹避御史偶不載于正史耶乃知前史不書是無避馬之理必以刑賦爲嫌止于不相過從而已然相值于路但以色勃而返可也

火

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日就新卽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卽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座主當門生拜禮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
白狀元已下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
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場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
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
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叔既畢拜禮得申子
甥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
士以經術待聘獲乘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
何恩于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有
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叙中表從使拜首
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

井驗

咸亨三年五月咸陽公主薨于房州公主高宗同母
妹也初適杜荷貞觀中坐太子承乾事伏誅公主再
行于薛瑾將成婚禮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
始則同榮末亦同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焉
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也太宗從之而後瑾爲房剌
公主隨焉偕沒於任斐樞而還蘇晃書之曰卜驗矣

余曰達禮而行亂也變樞而遷常也若云卜驗則是禮可廢而卜可違豈曰守正依經之道哉

封爵

周制五等爵以封諸侯以其有功加地進律以是所封之國固定非定一方近者足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所以啡脂進身有進王庭脂以臙何封鄭矣臙之得姓不在於鄭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陽國朝房玄齡封梁公房之得姓不在於梁杜如晦封萊公杜之得姓本在於萊古與悉然不可悉數其誤也始于幸蜀之年中書主者不悶舊制故也

祈雨

庚子歲夏旱禾黍不遂尺京城米粟日增其價一日達彼九重天子下詔宰臣禱祀所宜承命不過一二日庚誠于郊廟乃下太常擇日太卜署狀宜用來月六日癸亥至是旱苗悉爲枯萎矣

發救丘

夫請濟師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不逾一兩日發之足以應其急也主帥問其來由命軍師曰爲擇一

日以遂其請翌日師復命曰以後日戊午吉及乎師至軍壘已暝

進獻奇零

戊戌歲閣報狀見潤州節度進應天節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兩臣下獻壽國有常儀少曷不曰二千兩多曷不曰三千兩奇零徵鮮無異償債豈臣子之禮哉

起居

今代謁見尊崇皆謹祗候起居趨居者動止理固不

者復云謹祗候起居其官其義何在相承斯曾不經心

嘉禮

古凶賓軍嘉是爲五禮婚姻屬之嘉嘉者善也今代每言婚姻則曰佳期者美也婚姻之重所宜依經若用爲佳實傷古義

鴈

夫展禮之夕壻執鴈入奠執贊之義也又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鴈替

之者亦曰莫鴈爾雅云舒鴈鶭鶭亦鴈之屬也其有重於副續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曰已有鶭矣何以鴈爲是以雁爲使代鶭爲禮鴈爲長除悵反物典故將廢何不正之

拜客

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即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覿婦容豈其宜哉

拜四

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嫜其拜必四子輒詳之婦初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祭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因爲疑又婦拜夫家長老長老答之則又再拜即其事也士林威儀豈可倣諸下俚耶謁拜姑嫜宜修典故再申揷地周禮婦拜揷地拜儀可觀

婦謁姑不宜表以絹囊

投刺始于儒不疑冠進賢冠帶礪具劍上謁暴勝之爾後凡言謁見必先以此道其

姓名行于婦人即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於禮敬其
有違舅姑在于他國者因節序推遷亦以名紙遠申
參奉之儀近代皆以絹囊緘之有同尺題重封出至
於婦來面謁舅姑合申投刺之禮豈宜亦以彩帛表
之卑敬有乖所宜削去

樂論

貞觀十七年太宗文皇帝與太常少卿祖孝孫論樂
太宗曰治政善惡豈此之因御史大夫杜淹曰陳之
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爲伴侶行路難
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自於樂
帝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
之則悲悲悅在人非因樂也今玉樹伴侶其聲具存
今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予曰聖君有所未悟耳
禮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
著龜動乎四體斯曲者陳隋二主之所作也二主荒
淫自娛不知將亡之音形於曲折矣是知休徵咎徵
皆見其兆豈止于歌樂也哉如文皇君人之道與舜
禹比隆者幼欣欣然得其所也雖聞桑間濮上如聞

韶濩之音何後庭花伴侶行能感其心哉哀也樂也
繫于時君詩不云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斯之
謂也

釋怪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籀籀
不知聃師竺乾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吾師
予生于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
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
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于是矣既正史
不言老子遷恐亦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孔
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當周敬
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老舜文王周公之道以
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之道謂聖人
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
幼而師之如老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
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論仲尼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
乎聖德以遺後人爾來一千祀歷諸百王行其道者
或夏寧違其教者君臣亂竺乾者經史無聞佛書自
言生於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毅對徵
於周漢正史亦無此文未知鵬師筮乾出于何典近
世尚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爲一時之最所
著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
善唯逞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
日信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
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
工耳豈妨其愚也哉

昭穆

按禮記昭明也穆美也蓋光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
至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爲韶音歷代已遠豈宜爲
晉氏之諱而行於我唐哉今請復爲昭穆

洛隨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木赴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遂去走單卉隋字故今洛字有水有佳隋字有走無走夫文字者攸理之本豈以漢隨兩朝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文去佳書走

僅甥脩繆廄鷹

近歲精用文字者反以僅爲遠近之近僅者纔也纔以身免纔得中筭爾雅云謂我舅者曰甥近者皆去男空書生字不原聖人之旨徒欲異于經文旁者旁求諸野旁求儒雅皆是本字近日皆以旁爲傍始脩脩生近逼文史繆者名與實爽曰繆又繩愆糾繆又如織紕紕繆近者凡書繆字悉皆從言遂使紕繆廢而不用又五十年來馬廄字皆書廏字廏宇皆從殳既字從无經史中且無此廄字殳者戈戟之類馬亦武事故曰廄庫是以廄字從殳若從无卽失武事之義鷹字經史並從廿不單書鷹音獜之鷹此而不悟曷曰文人

奉陵

奉陵內官內人固有舊制某自省事六十年來常見
報狀云內官某以某過奉陵內人亦時有之伏見士
大夫每選兒孫主守塋域必以謹良寡過者處之夫
事生尚擇其人奉先尤宜盡敬且禮云父母愛一人
人垂教誡可企及今以罰過配陵寔乖嚴奉之禮其
奉陵內官伏請遵行舊制不用有過之人

宰相合與百官抗禮

宰相權重位尊〻夏瞻敬然與九品抗禮古之謂會
呂已前不易斯制咸通已後每謁見丞相必先言中
外申拜首乃盡具臣之儀韋庶人保衡爲相既曰外
進且非公望當時崇秩宿德競造其門接跡排肩皆
被傲然當其拜禮竟於中書命酒執爵揖讓之際師
保尚書一時下拜自後羣官謁相府罕有不言中外
曲申畢敬者昔汲黯不拜大將軍有揖客爲重豈來
信哉

切韻

自周隨已降師資道廢既號傳授遂憑精音切韻始

於後魏校書令李啓撰聲韻十卷游夏庾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已後乃為要切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且國家載未得術又於聲律求人一何乖濶然有司以一詩一賦而定否臧音匪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為行于當代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崇為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衆為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又非韻以送衆為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恨怨之恨則在去聲很戾之很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恐字若字俱去聲令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為有知之所笑乎又舊書曰嘉謀嘉猷法言曰嘉于嘉猷詩曰載沉載浮法

言曰載沉載浮伏子夫吳民之言如病痞風而嗜
反
啓其口則語淚喎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凡中華音
切莫迴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稟氣特正予嘗以其音
證之必大哂而興焉且國風秋杜篇云有秋之杜其
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東
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則
不切聲律足爲驗矣何須東冬中終矣別聲律詩頌
以聲韻流靡貴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韻足以詠歌如
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
重輕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其間乖舛既多
載述難盡申之後序尚愧周詳

祭物先

禮云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
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蔬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
先謂神農火食德俾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尚崇
佛氏謂之衆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

弔者跪

大爲弔者主人當踴弔者跪以手承主人而發弔詞

其有主人官高弔者位卑不敢乎及尊者但跪而起起而致詞禮也今代不循其義皆先一拜謂之跪禮至有輕服主人無踴客亦先申一拜豈曰經心於展禮乎

短啓短跋

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跋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跋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于隱藏前進士崔旭累世藏鍾王書即有義之啓事一帖折紙尚存蓋事出一時沿習不改我唐賢儒接武壞法必修晉宋權機焉可行於聖代今啓事弔跋皆同當代書題削去短封以絕舛謬

七曜曆

賈相國躭撰日月五星行曆推擇吉凶無不差繆夫日星行度遲速不常謹按長曆太陽與水星一年一周天今賈公言一星直一日則是唐堯聖曆甘氏星皆無準憑何所取則是知賈公之作過于率爾復有溺於陰陽曲言其理者曰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

常度所言既有遲速焉可七日之內能致一周賢公好奇而不悟其怪妄也遂致高駢慕一公之作誰惑愚淺往往神之

廢焚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云重人而賤畜也其下曰不問馬是門弟子歎重夫子之言或有論者曰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且焚廢退朝而問曰傷人乎又問傷馬乎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唯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以垂範又

人乎卽是問之之辭

臘日非節

夫節者因天地四時也而爲之節非人事推移而能變之禮云臘也歲十二月臘得禽獸爲祭百神以相其功夫火德之君以子祖戌臘土德之君以丑祖辰臘各繫五運盛衰推而用之非稟天地四氣是知臘月爲節則乖本義今代儿進作百物必取臘日欲其無壞腐之弊也但取臘月中合作自無朽壞若須臘日豈期達于事耶

紙完葦牆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未之見也子
壞客館之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繕完葺牆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何以供命予謂垣壞葺之而已
今云繕牆豈古人於文理如此不達耶所疑字誤遂
有繁文予輒究其義是繕宇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
書宇誤爲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比況上文云高
其閈閎厚其垣牆又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館宮室
如此足以待賓客豈徒葺牆而可以崇大諸侯之館

哉

論醫

夫醫切脉指下能知生死者非天受其性則因積學
而致然始或著能末而寡效論者以始能命通也末
繆數窮也予曰不然其初屢中喜於積財記憶未衰
診理方銳及其久也筋力已疲志怠心勞獲效遂鮮
則始能末繆於斯見矣若以數之通塞豈曰知理哉

舅姑服

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

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素縗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縗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女子在家以父爲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爲舅姑不服齊衰三年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垂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曰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蓋以婦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于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衰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爲父母何以周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而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伏以開元禮玄宗所修上纂累聖旁求禮經其道昭明其文彰著藏之秘府垂之無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率土之內固宜遵行有違斯文命曰

敗法亂紀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此李茫之論可謂正矣凡居士列得不守之

杖問議

準禮父在爲母爲所生母父爲嫡子夫爲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不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者自亂離以後武臣爲兄弟始行杖問之禮是實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繆誤也予乾寧二年九月行吊於名士之家覩其弟爲兄士門人知舊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寖以爲

今後士子好禮者於服未葬式之中愼而行之

祭節拜戟

禮曰君有賜則拜而受之賜莫重於九錫衣服朱戶納陛乘輿樂縣虎賁弓矢鈇鉞秬鬯徧詳禮文未有拜衣服虎賁者也是物也故不宜拜若拜朱戶渠門宜謂之神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

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卽古之諸侯也在地則施于衙門雖罷守藩閫有爵位崇高亦許列

於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爲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君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於禮

客卿

按史記春秋之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衒陳干霸之道如孟軻在齊樂毅在燕趙西漢鄒陽在梁伍被在吳亦行斯道爾後辯說絕但不復客卿耳自中和已後藩鎮道賓者名曰客卿始則索客之徒時有斯號近者名人朝士不免繼之

參謀

秦漢之職在賓幕中籌畫戎機非多學深識者莫居是選自亂離已後每居藩翰必以陰陽伎術者處之仍居將校之末宜重而輕誠可惜也設有文人使節統戎舉辟名士宜于管記支使之間以正其名不亦善乎

相承莫不因此恐誤來者故書之以示兒孫

業皆以名family爲

三世用之矣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子思生白子上白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順子順生子高子高生子慎子慎生鮒陳勝之王魚鮒爲陳涉博士死於陳下

鮒弟子襄好學孝惠時爲長沙太傅卒葬長沙

鮒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臨淮太守蚤卒

安國生卬卬生驩驩生福福生完完生毓毓生端端生貞貞生顥顥生傳傳生恭恭生曜曜生尚尚生聖聖生衍衍生璠璠生端端生公鑒公鑒生文宣公文宣公生仁玉仁玉生萬萬生聞禮聞禮生傳統傳統生興宗興宗生承誥承誥生毓聖毓聖生貞一貞一生衍聖衍聖生公繼公繼生聞詩聞詩生傳經傳經生興曾興曾生承志承志生毓秀毓秀生貞幹貞幹生衍孔衍孔生公鼎公鼎生聞禮聞禮生傳薪傳薪生興汭興汭生承植承植生毓埏毓埏生貞壽貞壽生衍聖衍聖生公元公元生聞音聞音生傳鼎傳鼎生興浚興浚生承慶承慶生毓圻毓圻生貞吉貞吉生衍聖衍聖生公善公善生聞一聞一生傳慎傳慎生興簡興簡生承烈承烈生毓琇毓琇生貞恪貞恪生衍聖衍聖生公鈺公鈺生聞韶聞韶生傳錞傳錞生興燮興燮生承恩承恩生毓鋆毓鋆生貞運貞運生衍聖衍聖生公璹公璹生聞斯聞斯生傳銘傳銘生興梵興梵生承祜承祜生毓圻毓圻生貞晉貞晉生衍聖衍聖生公爵公爵生聞人聞人生傳鉉傳鉉生興治興治生承慶承慶生毓鈺毓鈺生貞定貞定生衍聖衍聖生公璐公璐生聞禮聞禮生傳鐸傳鐸生興增興增生承祖承祖生毓圻毓圻生貞達貞達生衍聖衍聖生公琪公琪生聞詩聞詩生傳鈞傳鈞生興棟興棟生承教承教生毓崇毓崇生貞錫貞錫生衍聖衍聖生公璠公璠生聞禮聞禮生傳鈁傳鈁生興鑑興鑑生承慶承慶生毓圻毓圻生貞華貞華生衍聖衍聖生公珍公珍生聞禮聞禮生傳鈐傳鈐

王羲之子獻之獻之子顗之王允之子睎之睎之子
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愔之皆三世同用之字
胡毋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皆
兩世同用之字

武諱武不諱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
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
太字李翺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愈
作諱據持言在不言緻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
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除植不殖不諱植字
三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雄
成是斥孫權名也

古文字通稱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皓皓是也北文
可以爲蠻史記傳猶沉蠻夷君子玉蠻是也二
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憂擊鳴球載於虞謨是也堯典
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也
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典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

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何不止于自乞也與人亦可稱何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何諸宮人注何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舄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弊趙世家馮亭以城市十七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庸

獨薦顏淵是也

然不止比君德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嵇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靜劭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玭與兄承恩人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象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比君德矣

大人

父命得二為敕後漢樊重樊券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疎安對疎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稱大人前漢淮陽獻王傳張博云王遇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獄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卒嫌稱萬歲馬援傳援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鴈鳴殿前樹上書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劒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卬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翼奉言端拱笑咏謝鯤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嘗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后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射策對策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註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redacted]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redacted]射策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是高下也晉史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邪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可憑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杲夏家富于財食必列鼎

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莫謂然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尸竟保衣食而終唐揚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耳史氏以爲蹉跌吾以爲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夭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權制科授校書郎陳

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達可比衛琢而季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天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可憑也

佛氏

佛果何如以舍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倪唐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

人諸君子甚好于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傳奕謂佛入中國孅兒丐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崇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殺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休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即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其盛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楚王英始

信其術齋戒祭祀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
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
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
塞種（塞先得反）捐毒即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
即佗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按後漢西
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多赤足此卑濕暑熱
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西溶）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耦注流謂遷留落謂隆
落據出處流字合作留

得太上皇名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
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他官切）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

母曰昭靈后

古人名字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
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

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雜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朝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鄂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聖賢羣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密傳鄭子真名撲嚴君平名尊出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辛計然范蠡師也姓辛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引春秋少陽篇

幕帷

齊隋婦人施幕羅全身彰蔽也唐末檄以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若今之盖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輿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檐子矣唐志載咸亨中勑云多著帷帽遂棄幕羅會不乘車跣坐

稽子

稱謂可通用

謂人爲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爲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温嶠書與陶侃謂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古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常手自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更點擊鐘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興鐘二百八十人常擊編鐘

用仰字

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文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累重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阿誰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麗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

日子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日時也

功夫停

丁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太極已前功夫尚有此語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晉書已有停待之說也

待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日許

俗所謂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顏錄詠短人云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抽替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

帝思見之遂爲抽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五夜

前鮑宣傳注持時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巳持時如今報時是巳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夜亦如今五更也

課馬

俗呼牝馬爲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謂歲課駒犢

太夫人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